



100 Foreign Children's
Literature Classics
**外国儿童
文学经典100部**

热爱母语 / 热爱阅读 / 享受经典 / 享受书香

阅读经典，就是阅读世界；阅读经典，就像水手去航海
你的忧愁，就是我的风暴；你的欢乐，就是我的云彩
能做一名读者是幸福的
我阅读，所以我美丽；我思想，所以我存在

愤怒的葡萄

〔美国〕斯坦培克◎著

胡仲持◎译

外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

愤怒的葡萄

[美]斯坦培克 / 著 胡仲持 / 译 叶至善 叶至诚 / 改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愤怒的葡萄 / (美)斯坦培克(Steinbeck, J.) 著, 胡仲持译; 叶至善, 叶至诚改写. —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0.12

(外国儿童文学经典 100 部)

ISBN 978-7-5351-6338-7

I. ①愤… II. ①斯…②胡…③叶…④叶…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缩写本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1751 号

愤怒的葡萄

[美国]斯坦培克/著 胡仲持/译 叶至善 叶至诚/改写

责任编辑/陆才坚 文 佳

装帧设计/钮 灵

插 图/核桃仁

美术编辑/叶乾乾

出版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11 印张

版 次/201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51-6338-7

定 价/14.00 元



策划: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www.dolphinmedia.cn 邮箱: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电话: 027-87398305 销售电话: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邮箱: wangq007_65@sina.com

Preface



总序

永恒的经典，一生的邀请

阅读文学经典，就像是阅读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因为，每一本美好的书，都不仅仅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它们本身往往就是一个完整的“小世界”。阅读文学经典，也像大海茫茫之中的水手在航海，书中的忧愁与悲伤，是他的黑夜和风暴；书中的欢乐与希望，是他的阳光和云彩。世界上还有比阅读更美好、更惬意、更幸福的事情吗？请你相信：你阅读，所以你美丽；正如你思想，所以你存在。

美国家喻户晓的广播和电视节目主持人、著名阅读指导专家费迪曼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的阅读推广经验，为读者们设计和推荐过一份经典阅读书单，取名为“一生的读书计划”。

他设想，这样的一份读书计划，应该是适用于从十几岁到九十几岁的所有读书人的。同时他也强调，一生的读书计划最

好就从童年开始。这是因为，这些经典书籍中的每一本书，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人内在精神不断成长的源泉，成为你一生中最好的、永难离弃的伴侣。他说：“这些书，一旦成为你精神中的一部分，就会永远长驻心中，发挥无限强大的作用……它们是你一生用之不尽、蕴藏丰富的宝山。”

《外国儿童文学经典 100 部》，正是基于同费迪曼教授同样的愿望，面向广大少年儿童和大众读者所遴选出的一份比较完备的阅读书单。

这些童书杰作，大都是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淘洗，经过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一代代读者的检验和认可而流传下来的，具有伟大和恒久品质的不朽之作。它们写的都是少年儿童们感兴趣的故事；它们的叙述方式也能为全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少年儿童们所接受；它们所呈现出的丰富多彩的世界，也是向每一个读者敞开的。

这是一些永恒的经典。这是对你的一生的邀请。

在我们记忆的长夜里，曾经有过许多明亮的经典儿童文学的神灯，给过我们温暖、光明、幻想，还有智慧和力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每个人精神世界的一次次改变，那些神灯的光芒，也许渐渐变得遥远和朦胧了，有的甚至已经变成我们遥远和模糊的记忆的背景，而不再是记忆的内容本身。即使有些书中的故事和人物我们都还记得，但经过了许多年之后再打开它，却发现那已经是另一本书、另一个故事了。时间和经验，在

我们不知不觉中已将它们颠覆或重新“改写”了。因此，重新擦亮记忆深处的那一盏盏神灯，重新返回经典文学阅读的花园，重新寻找回各自的阅读记忆中的密码和感觉，进而完成一种自觉的和美好的精神确认，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被人称为“作家的作家”，曾经担任过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有三句与书有关的名言，值得喜欢阅读的人记取。一句话是：“我一生都在书籍中旅行。”想想看，这样的一生该有多么幸福！另一句话是：“天堂的样子，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样子。”——他是在想象着，有一天他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还能够坐在图书馆里幸福地读书呢。还有一句话：“在图书馆里，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本书。”——他的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书很多很多，多得你根本就读不过来，即使活上几辈子也读不完呢。关键是要学会读书，要学会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和真正喜欢的、而且能够帮助自己的好书。

是的，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本书”。只有找到了属于你自己的那本书，它才能真正成为你心灵上的朋友，成为一处你随时乐意去就可以到达的地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只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人会用同一种方式去读同一本书。

优秀的文学翻译家，从来就被人们称为建造神话中的通天之塔“巴比塔”的大匠，是一群伟大的“盗火者”和“播火者”。

正是因为有了优秀的文学翻译，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语言文字藩篱得以清除，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类之间的思想和精神的虹桥得以构架，整个人类的思想和文明的星空，才变得无限的辽阔、明亮和璀璨。有了他们，我们的读者才能跨越语言障碍，共享阅读的幸福与快乐。

列入《外国儿童文学经典 100 部》中的经典童书，代表着和涵盖了全人类儿童文学领域里最杰出的文学名篇和艺术智慧成果，所选书目不仅包括了读者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不朽经典，也有许多本来应该被人们记住、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译文版本的稀少而被忽略和遗忘的经典杰作。叶君健、陈伯吹、吕叔湘、蒋天佐、冯春、任溶溶、绿原、吴钧陶、姚以恩、唐祖论、林秀清、茹香雪、王石安、徐朴、潘辛、李自修、韦苇、莫雅平等不同语种的儿童文学翻译名家，为这套书系奉献出了各自优美的和忠实可靠的中文译本。

经典的魅力是永恒的。只要我们有耐心，并且怀着一种敬畏之心轻轻地擦去时间留给它们的飞灰与尘埃，神灯的光芒将愈加明亮。数千年来人类有幸拥有了一批最伟大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和幸福花园，我们将世代守护着它们，使这缕书香薪火相传、延绵不断。

徐 鲁

2009 年 12 月 24 日

**100 Foreign Children's
Literature Classics**

愤怒的葡萄

俄克拉何马下了最后几阵小雨。这雨没渗透干裂的土地，却催起了玉米，还使大路两旁到处长出了野草，一片绿色掩盖了灰色的和深红色的原野。五月底边，春天那棉絮般的浮云消失了，太阳整天直逼着正在成长的玉米，稚嫩的玉米叶一片片垂下来，边缘的棕色逐渐扩展到秆儿上。野草不再蔓延，枯萎得向根部缩回去了。地面结了薄薄一层硬壳，红色的原野成了淡红色，灰色的原野成了白色。大路上，干结的土块化作灰尘，汽车后面卷起一股股尘雾，很久才落下来。

过了六月半，天上涌起大块乌云。人们抬头望着，用鼻子闻，用吮湿的手指辨风势。乌云洒下了几滴雨，就匆匆地转到别处去了。风又吹着干枯的玉米，还一阵紧似一阵。大路上又尘土飞扬，雨后的玉米地里卷起一股股灰色的烟雾。夜间，风贴着地面跑得更快，它挖松了玉米根四周的泥土，玉米秆一根根横倒在地上，标志着风向。

黎明来到了，太阳出现在灰蒙蒙的天空里，是个朦胧的红球，射出微弱的光，跟黄昏似的。一到夜晚就一团漆黑，星光透不过风沙，屋里的灯

光也透不出窗户。家家关门闭户，门窗的缝隙全用布塞起来，可是看不见的灰尘照样往里钻，落在桌椅上、碗碟上。

一天半夜，风停了。第二天一整天，雾一般的尘土从天空筛下来，到第三天还在往下筛。尘土落在玉米上，篱笆的柱子顶上，电线上，也盖在屋顶上、野草和树木上，地面像铺了一床平服的毯子。

人们从家里出来，闻到那热辣辣的空气都掩住了鼻子。男人站在自家的篱笆边，默默地看着受灾的玉米。女人悄悄地打量男人的脸色，看他们这一回会不会泄气：只要还有一股劲头，玉米没收成也不要紧。孩子们站在父母旁边，漫不经心地用光脚趾在尘土上画着，却暗自留心大人们会不会泄气。过了一会儿，男人脸上那迷惘的神情不见了，变得倔犟、愤怒和不服气。女人们放心了，知道男人们还没泄气。她们问：怎么办？男人们说：不知道。不知道也不要紧，女人们和孩子们都深深知道，只要家里的男人健在，他们就不会有忍受不住的灾难。往后的那些天里，太阳又炽烈地照射着尘土覆盖的土地，男人们坐在家门口，手里拿着根柴草，要不弄块小石子，默默地在那里想着，盘算着。

一辆卡车停在一家饮食店门前。一个人横穿公路，走到卡车跟前，朝挡风玻璃上“不载客”的字条看了一眼。他打算继续往前走，可是终于在靠饮食店一边的踏板上坐下来。他是个高个儿，年纪不满三十，深褐色的眼睛，颧骨又高又宽，两道深深的面纹在嘴边弯成弧形；长一副暴牙，又闭着嘴，上嘴唇伸得老长；一双手十分结实，手指粗大，指甲像蛤蜊壳，虎口和掌心长满了老茧。穿一身廉价的新衣，灰粗布衣裤，蓝条纹布衬衫。灰色的鸭舌帽的帽舌还是挺挺的，脚上穿一双军用式新皮鞋。他坐在踏板上，脱下帽子抹了抹脸又重新戴上，这么一折腾，帽舌就走样了。他俯身解开鞋带，然后掏出一袋烟草一叠卷烟纸，搓好烟卷，把烟点上。

卡车司机嚼着橡皮糖从饮食店出来。这人隔着车窗问：“能带我一段吗，师傅？”司机回头往饮食店那边瞟了一眼，说：“你没看见挡风玻璃上贴着的条子吗？”

“看见了。尽管杂种阔佬叫贴上了条子，有时候碰上好心人，还是肯帮忙的。”

司机很想做个好心人。他又往饮食店那边瞟了一眼，说：“蹲在踏板上，到前面拐了弯再说。”

白搭车的抓住车门把往下一蹲，藏起身子。卡车开动了，公路在他脚下飞快地往后退去。拐了弯又开过一段路，卡车慢下来。他站直了，扭开车门，溜到座位上。司机转过头，从他那顶新帽子起，直打量到他那双新鞋上。那人舒适地靠在座位上，拿帽子揩着脸上的汗水。“谢谢你，伙计，我跑累了。”他说。

“新鞋呀，”司机带点儿嘲讽的口气，“大热天，你不该穿新皮鞋走路。”

“没有别的鞋，只好穿这双。”

“出远门么？”

“嗯！要不是两只脚累了，我原想走的。”

“去找活儿？”司机好像在盘问。

“不，我老爹有不大的一块地，是个佃农。我们在那里耽了很久了。”

司机向公路两旁的田野望望，地里的玉米全横倒在地上，上面堆积着尘土。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是个佃农，没给风沙赶跑，也没给拖拉机撵走吗？”

“近来我没得到音信。”

“很久了吧？”司机说，“佃农越来越混不下去了，一台拖拉机就能撵走十家。如今到处是拖拉机。你家老大爷是怎么对付的呢？”

“嗯，我近来没得到音信。我从不写信，我老爹也从不写信。”他赶紧补一句，“不过只要肯写，我们俩都能写。”

“一向有工作吧？”又是盘问的口气。

“有是有的。”

“我也这么想。我注意你的手了。准拿过尖锄、斧子、大槌什么的。”

你手上写得明明白白。我爱留神这些小事，自得其乐。”

“可要了解些别的事儿？我告诉你就是了，你不用猜。”

“别发火。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全都能告诉你，我没有要隐瞒的事。我叫约德，汤姆·约德，父亲是老汤姆·约德。”

“别发火。我是无意的。”

“我也是无意的，”约德说，“我只求人家不起疑心就行了。”他就此打住。

司机嚼着橡皮糖，等到空气缓和了才说：“没当过司机的才知道开车的苦。老板不让我们给人搭车。我们只好顾自开了车走，除非像我对你这样，冒着丢掉饭碗的危险。”

约德说：“我明白。”又沉默了。

司机找话说：“开车这事看来容易，无非坐定在这儿，坐那么八个、十个或者十四个钟头。可是路上实在闷人，总得干点什么玩意儿。有的唱唱歌，有的吹口哨。少数几个带瓶酒，可是这种人干不长。”他得意地说：“我非等路程完了决不喝酒。”

“当真？”约德问。

“真的，人总得求上进。我打算上函授学校，等学好了，就不用开汽车，那时候，我要叫别人给我开车了。”

约德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瓶威士忌来，带点嘲弄地说：“你当然是一滴不肯喝的啰。”

“发誓不喝。谁想用功，就不能老喝酒。”

约德就着酒瓶喝了几口。威士忌似乎提起了他的兴致，他卷了支烟点上，望着窗外暗自发笑：“费老大劲儿才打定主意呢，朋友。”

“这是什么意思？”司机没转过头来。

“你心里有数。刚上车你就把我打量了一番。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对不对？”

“就算是。可与我无干，我只管我自己。”

“不瞒你说，我在麦卡勒斯特坐过四年牢。这些衣裳是出来的时候发的。让人知道我也不在乎。我到我老爹那儿去，省得为了找活干，还要跟人家撒谎。”

“这不关我事。我不是爱管闲事的人。”

“你是个好人。瞧，看见前面那条路了吗？”

“看见了。”

“我就在那儿下车。你准想知道我为什么坐牢，不会叫你失望的。”卡车在公路跟一条黄土路相交的地方停下。约德下了车，走到司机台的窗口，说：“杀人犯。我杀了个人，判了七年。因为守规矩，坐了四年就释放了。”

“我没跟你打听这事儿。我只管我自己。”

“沿路站头上你不妨把这事儿告诉人家，”约德笑眯眯地说，“再会，朋友。谢谢你让我搭了一段车。”他转身走上那条黄土路。

司机看着他的背影喊：“祝你走运！”约德挥挥手，没有回头。

水泥公路旁边是一片枯草。燕麦、狗尾草和翘摇的种子都已经成熟。它们有的长着针长着棘，等待动物经过，把它们带走；有的长着凭借风力飞向远方的降落伞。看来一切都是被动的，但是它们都有自己的活动的装备，都有原始的动力。

各种昆虫在枯草下面活动。一只乌龟在吃力地爬着，驼着隆起的甲壳，后边留一条它踩过的痕迹。它那又硬又尖的嘴微微张开，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前方。一堵水泥墙挡住了去路，那是公路的路坎，足足有四吋高。它用后腿把甲壳推到墙边，高高地昂起头，从墙顶探望那广阔平滑的路面，然后前脚抓住墙顶，拼命往上挣。甲壳缓缓地上去了，前半截靠在墙上休息了一会，它再用后腿往上顶。甲壳愈升愈高，升到平衡的中心，前半截朝下一扑，前脚抓住路面，于是大功告成，上了公路。这一下路好走了，它四腿并举，摇摇摆摆向前爬。

一辆轿车过来，开车的女人看见乌龟，把方向盘一转，让开了。一会儿，又来了一辆轻便卡车，司机看见乌龟就故意兜去撞它。卡车的前轮刚



碰到甲壳的边缘，乌龟一弹，滚到了公路边上。它背脊着地，头和腿都缩进硬壳里，过了好一会儿才伸出四条腿，在空中晃来晃去。它的前脚终于抓住了一块石头，甲壳一点点竖起来，砰的一声翻正了身子。夹在甲壳里的一根野燕麦梢震落下来，三粒带针的种子落在地面上。乌龟爬下路坎的时候，甲壳拖了些泥土盖在这几粒种子上。